

秦越之风 江汉之化

□刘锡诚

道教名山武当山,古代也叫太和山,在湖北省西北部丹江口市境内,汉江上游南岸。地处武当山西北麓皱褶里的一些山村,由于崇巫淫祀的楚俗传统的浸润,“劲质而多怙,峭急而多露”(袁宏道语)的叙事传统的影响,以及关山阻隔信息不畅等原因而长期处在封闭的状态之中,较多地保存下来了相当丰富的地域特色浓厚的传统民间文艺。多年来,基层文化工作者和民间文学工作者在这里收集采集的多部长篇民间叙事诗,证实了一个学界早就提出的大胆假设:秦岭以南、汉水以北的鄂西北地区,是一块蕴藏着丰饶的民间文学资源和民间叙事长诗的宝库。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即1950年,进入武汉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宋祖立、吕庆庚在崇阳、蒲圻一带做民间文艺调查时搜集记录了《双合莲》和《钟九闹槽》两部口头流传的长篇民间叙事诗,被学界认为是继东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之后,汉民族民间叙事诗在现代社会的新发现。“文革”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1983年起,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在全省开展民间文学普查,采取征集的办法,在全省范围内征集到民间叙事诗500多部。除了已经编印出来的一些单行本外,他们还仿照清代学者董康编著《曲海总目提要》(同治七年,1868年)的体例,编印了一部《湖北民间叙事诗总目提要》(第一集,1986年),其中收录了42部长诗的提要。在这次调查中,丹江口市十里坪镇文化站站长李征康从六里坪蔬菜大队农民张广生口述记录了《书中书》;神农架文化馆的胡崇峻先生搜集记录了《黑暗传》,后者由湖北省民协于1985年把搜集到的8份正式资料合为一集以《神农架(黑暗传)原始版本汇编》为题内部编印出版。我的朋友,当年执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秘书长职务的诗人兼民间文学学者李继尧,为中国民间文学事业所做的这件大好事,将永载学术的史册。

1999年的夏天,李征康在发现了故事村伍家沟之后,继续潜心于当地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在坐落于武当山后山的官山镇吕家河村,从歌手们的口头演唱中记录了1500首短歌和15部民间长篇叙事诗。他打电话给我,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有点儿喜不自胜。同年9月,我接到了十堰市所属丹江口市委召开“中国武当民歌学术研讨会”的邀请,远赴武当山下武当宾馆出席会议。会后又回到吕家河村去参观,并走访了他所发现和采访过的那些乡村歌手们,在队部的院子里听他们唱歌,到“歌王”姚启华的家里用餐。在这个山峦环抱的小村子里,只有182户749口人,竟有85人能唱两个小时民歌的歌手,还有4人能唱百首以上的民歌,真是不可想象!至于对吕家河村民歌的更深的了解,大半来自于李征康提交会议的那篇论文《吕家河村民歌概述》。我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重点放在了在这个村子里记录的长篇叙事诗,后来把发言的意思写在了为李征康和屈崇丽主编的《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集》一书写序言中。为了方便,把有关叙事诗的一段引在下面:

我对李征康在吕家河村记录的15部长诗特别感到兴趣。在会上发言时,我着重就这个问题说过一些粗浅的见解。我重提胡适先生当年的一个著名论点,“故事诗(Epic)在中国起来得很迟,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见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却也不容易。我想,也许是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学确是仅有风谣与祀神歌,而没有长篇的故事诗,也许是古代本有故事诗,而因为文字的困难,不曾有记录,故不得流传于后代;所流传的仅有短篇的抒情诗。这二说之中,我却倾向于前一说。”“三百篇”中如《大雅》之《生民》,如《商颂》之《玄鸟》,都是很可以作故事诗的题目,然而终于没有故事诗的出现。可见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他们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所以“三百篇”里竟没有神话的遗迹。所有的一点点神话如《生民》、《玄鸟》的感生故事,



①吕家河民歌村 ②2007年夏,北大学生采访当地歌师 ③吕家河民族艺术团团员演唱

其中的人物不过是祖宗与上帝而已(《商颂》作于周时,《玄鸟》的神话似是受了姜嫄故事的影响以后仿作的)。所以我们很可以说中国古代民族没有故事诗,仅有简单的祀神歌与风谣而已。”(《白话文学史 故事诗的起来》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6月初版)对于胡适先生的这个论断,我们大可怀疑。在许多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史诗和叙事诗姑且不说,近50年来,我国民间文学工作者至少在鄂西北和江南吴语地区两个汉族地区相继搜集到了数量不少的长篇叙事诗……这说明,汉族不是不富有叙事传统,而是没有搜集起来,任其自生自灭,在传承中失传了。如今又在武当山下的吕家河村搜集记录了15部长篇叙事诗,怎能不叫我高兴呢。这15部长诗固然不一定每部都是佳作,都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但同样我也确信,其中必有好诗在,它们无疑丰富了我国民间叙事诗的宝库。这个事实证明了胡适先生早年提出的那个结论或假设,是证据不足的,应予修正,中国文学史也应该改写。

的确,这些流传在武当山周围汉族聚居区的长篇民间叙事诗的被发现和部分的被记录下来,以及此前已在鄂西北的另外一些地区,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吴语地区记录下来的一些长篇叙事诗,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史,也改写了中国文学史。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很大的。

此后不久,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连山教授便率领他的研究生到吕家河采风,他们被这里悠久的民歌传统和鲜活的演唱活动所吸引,于是在这个被学界称为“汉族民歌第一村”的山村建立了教学研究基地。他还著文宣传和评价发现吕家河民歌村的学术意义。十年来,他和他的学生每到暑假几乎都要到官山镇所属的吕家河及附近村子里去做民间文学的调查研究,采访、搜集,他们在当地发现了许多民歌能手,搜集记录了大量的各类民歌,包括叙事诗和各种小唱本。他把当地学者李征康搜集记录的和他与学生搜集记录的长篇民间叙事诗收拢在一起,编为一集,精为校勘,尽可能地作了注释,改正了许多错别字。他所编纂校勘的这部民间叙事诗诗集,汇聚了武当山周围地区,主要是南神道一带众多民间文化精英们吟唱的长篇叙事诗作品集,最近终于脱稿了。他提议要我为这部书写一篇序言。对他的提议,我深感惶恐,虽然我在十多年前进过武当山和吕家河,聆听过那些朴素的民间歌手们忘情的咏唱,也写过一点相关的文字,但毕竟没有用心地研究过。

粗略地浏览《武当山南神道民间叙事诗集》所选的32篇民间叙事诗,其来源和内容是很复杂的,功能也是不同的(吕家河的民众自己有“阳歌”与“阴歌”之分),需要做认真的考辨和研究。就内容和题材而言,既有讲述天地混沌宇宙初创

的,咏唱三皇五帝演绎史事传说的,宣传道教或佛教世界观的(大概与张三丰创立的三丰派,主张三教合一,修己利人,崇奉真武有关),更多的则是取材于世俗生活的。据我在演唱现场观察,这些长篇叙事诗,不是文学史上被称为“徒歌”的那种诗歌,亦即没有伴奏只能朗诵的诗歌,而是在一种唱者用小鼓、小锣、小钹等乐器伴奏下吟唱的。在当地作过调查的四川音乐学的教授蒲亨强说,吕家河的民歌的曲调,是长江流域民间音乐与黄河流域民间音乐风格的奇妙融合。除了一部分是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外,大都是渊源有自的,要么来自于江南小调,要么来自于中原地区,它们在当地有着几百年的融合和传播历史。在判断文化移动问题时,曲调也许比文本更显示出重要性。我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文本记录稿时,也发现其中许多情节、特别是地名、字句,也依稀透露着它们发生的源地的某些信息。如《孟姜女寻夫》中说,孟姜女是“家住江南松江府,华亭县内有家门”,“苏州有个万记梁”,而这篇长诗的演唱者,官山镇田畈村的范世喜,据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武当山范氏口传文学家族研究》课题组徐永安、屈崇丽在《范氏家族调查报告》中认定,“祖原河南南阳邓州城南乡

顺流里刘家桥氏”。范姓家族于清乾隆初年即1736年迁到此地。如此说来,说范世喜所吟唱的这部孟姜女故事的长诗,带有河南南阳或中原文化的印记或影子,也许并非是不可信的。这种情况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有理由相信,吕家河以及武当山南神道一带流传的这些叙事诗,很有可能是当年修建武当山道教观时各地民工们从各自的热土带来,而后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口传心授传承至今的。1999年在武当山下召开的那次学术会议上我提出的这个未经充分证实的假设,如今已为当地的一些学者所进行的调查研究证实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夺取政权后,极力推崇真武,扶持武当道教,广建武当道场。自永乐十年(1412年)道录司右正一孙碧云受命勘测设计遇真宫、紫霄宫、五龙宫、南岩宫,7月动工,主体工程于永乐十七年完工,附属工程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完工,前后凡11年,整个工程及后勤役用人员达30万之巨。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在工程告竣后就地落户。现在官山镇所在的武当山后山地区,当年承担着武当山宫观生活和工程的物资供应及后勤保障任务。现在的五龙宫、新楼庄,就是当年专为五龙宫、新楼观提供物资并因此而得名的。后山区域还是工匠们轮流休业的地方,故而青楼业在当年一度颇为发达。除了武当山宫观的建设者外,永乐十五年(1417年),朝廷还将犯人王文政等统共550户差送到武当山。五方杂处,移民汇聚,讲故事和唱民歌,成为当时的一种娱乐方式。清同治《鄢阳府志·风俗》:“旧志谓,陕西之民四,江西之民三,山东河南(河)北之民一,土著之民二;今则四川、江南、山西亦多人籍,亲戚族党,因缘踵至,聚族于斯。语言成为,仍操土音,气尚又各以其俗为俗焉。”大量移民所带来的本土文化,在原本地人稀的鄂西北武当地区,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汇聚、相交融,形成了“俗陶秦越之风,人渐江汉之化”的文化风貌和文化特色,而堪为代表的,是这些深藏于民间而今依然鲜活地流传在民众口头上的民歌和长诗。

李征康在前单枪匹马、陈连山在后率领学生,在丹江口的官山镇一带若干山村里所作的调查和搜集记录的这些民间叙事诗,经过陈连山的精心编辑校勘,已正式出版了。《武当山南神道民间叙事诗集》(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不仅填补了湖北省民间文学分布图,同时也是中国民间文学分布图上的一块大块的空白,也在中国文学史和民间文学史上添加上了浓重的一笔。陈连山的调查报告式的绪论,以学者的缜密思维和独到见解统领全书,使这本选集闪耀着民间文学理的光辉。这是我久已期待的。

审计厅长笔下的官员犯罪

□阎纲

张成起,河北省审计厅厅长,作家,《岁月留痕》是他的第三本散文集,其人、其文,特点都很突出:憎恶与钟爱、严厉与宽厚、清醒与怯懦、庄重与放松、讽刺与幽默兼而有之,但以阳刚之气为盛。

5年前在石家庄,研讨他的《世纪梦语》,刚一见面他就说:“我听说过你,可我不认识你。”我说:“你是张成起?我也不认识你!”他指着一旁的梅浩和铁凝说:“得感谢她俩,把你给请来了。”我说:“实话告诉你,我是冲着《解读李真之死》来的。”

张成起闪光的作品是两部分:回看骨肉、直面官德,尤其是“直面官德”,给我的印象极深。《解读李真之死》播入心旌,它问天:“李真一案牵扯到县级以上干部数十名,哪一个是在‘三讲’中讲倒的?”然后叹曰:“反腐成绩的辉煌冲淡不了腐败存在的悲哀。”《解读李真之死》之后是《我与程维高的的是是非非》,冲撞大人物时,剧烈而微妙的心理矛盾真实可信。最后写道:“程维高老了,他的党籍没有有了,儿子因经济犯罪潜逃加拿大,女儿也因经济犯罪入了缓刑。想到他凄凉的晚年,他所缺少和企盼的,也许仅仅是一声真诚的问候。”这篇作品在《中国作家》发表以后,大报小报转载,不胫而走,张成起正在人大大会堂参加“两会”,我将这一消息通报给他,河北省的人大代表(包括省长在内)闻迅向他表示祝贺。文学潜人官场反腐倡廉人心大快,作为官员的张成起备受鼓舞。

《一次婉拒的采访》可以看做《我与程维高的是是非非》的姊妹篇。张成起之所以拒绝采访,是因为他坚决否认自己是“燕赵的一条汉子”,说:就是借我十八个虎胆,我也不想也不敢以卵击石,去和省委书记作对,更何况我面对的这个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顺指气使,刚愎自用。

再后来,读到他人这本集子里的《杞人的嗟叹》,那锋芒、胆识,密集的信息量和人性化的集中,痛快淋漓。退休后的张成起还是张成起,没有变。

《杞人的嗟叹》敢于晒官德、晒吏制,晒干部政策选举制,竟然写道:“(那里的)‘风清气正’只不过是皇帝的一件新衣而已。”“请吃请喝外加‘不成敬意’的‘意思意思’,又花去多少人民币?”张成起身在官场,敢言大官,不为官者讳,权者讳。一个农民的儿子,三十年三级政权的红一把,生民若苦思,常叹民生苦,面对父老乡亲、弱势群体,他能视而不见,心安理得、官官相卫?

张成起的作品属于执政者的“官员写作”,他的长处恰恰是一般“官员写作”的短处;张成起写作的热点、难点、看点,正是一般“官员”惟恐避之不及的敏感部位。我国有那些高级官员,想当家长的不少,但作品接触到社会矛盾、民间疾苦,笔下就筛糠了,所以古人说:“今之为官进谏言诗,盖言诗不利于官也。”可是,奔官的作家不少,附庸风雅官员也不少。给官员的作品开会,与会者常誉之曰“政声文采两风流”。说过头了吧?他们的政绩如何,要直接接受民意的检验,他们的文采、风骨又如何呢?这可不是拿了人家红包的文学圈儿里的人说了算的。

毛泽东认为:屈原如果再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还对王芳说:“中国状元写不出好东西,好的东西是那些不得志的人、穷秀才写出来的。”鲁迅早就说过:“……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信的。”我很讨厌大官的官样文章,高高在上,话语霸权,报喜不报忧,今天飞纽约,明天飞巴黎,警车开道,红灯酒绿,表示自己有权有势漂洋过海见过大世面。张成起不然,一身正气,满纸真诚,而且自律甚严,敢于把私心小算盘全都抖撒出来。他心想,我要是答应李真,可以“双赢互利”,但付出卖良心、代价太大。他没有胆量硬碰一位省委书记,但是他更没有胆量在罪恶的面前闭上眼睛,这样,他就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胆、识、情三位一体,对于真正“想当作家的官”说来,容易吗?

当我读到《走进电网高墙》的手稿时,我好像更认识张成起了。这样的作品很刺激,很快,刊物发表了。走进电网高墙的提讯,就是一个清官和贪犯的牢中对,阅尽官场沉浮,点破为官之道,参透生命的价值,双双亮出真心,彼此受到感染,从而感人肺腑。张成起对“潜规则”的忧虑,对“不利己”的无奈,对有的变成“能人”而自己伸手就被捉的“想不通”,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以及人性的多层面的挖掘和解读,使反腐败的信心与反腐败的忧虑五味杂陈,读者同他一起,陷入不尽的反思——张成起“道德底线”的主题深化了!

张成起之所以敢于犯颜直谏,盖源于清正廉洁的人格力量,身上干净,腰杆就直。能给老百姓办成的事他没有一件不尽心去办。烟、酒、茶是他的所好,你拉票请客,我也不犯傻,敢请就敢吃,至于投不投你的票,那是我的事。但是,他没有为升迁求过任何人,送过一瓶酒、一盒烟,从未到在任的领导家中登门拜访过;自己主持研究提拔的干部数以百计,从未收过一分的好处;人所共知,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一直在乡下务农。2005年,我路过石家庄,张成起作退休前的述职报告,听说他最后一次拍胸口说:“三十年来,没有占过老百姓一分钱的便宜!”“心畅日月,天地共鉴!”

审计也是廉政的晴雨表,什么人领导审计工作也是国家吏治的晴雨表。政声人去后,退休了,人大常委中竟然有13人投票挽留张成起继任的怪事,闻所未闻。

张成起的三部作品,是一个由县官、市级到省部级一把手执政历史的回顾,是一位现代中国清官的自画像,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刻骨铭心的感恩记忆。五年前座谈他的《世纪梦语》,有“审计风暴”之誉的李金华题赠张成起两句话:“从政为文皆有致,仕途文两相宜。”张成起铁肩担道义,挂冠而不归隐,“还是有话要说”,于是,昨夜的风,昨夜的雨,风风雨雨,经年官场现形,茫茫宦海沉浮,父老乡亲的恩泽,妻子儿女的牵挂,一起涌上笔端,述往事、思来者,爱国爱家,忧国忧民。

张成起总是表白新作《岁月留痕》乃赋闲之作,无趣盘点从政账,惯听茶肆论短长,懒问魏晋之兴替,落得个自在清闲,好像今昔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难道他今后真的“莫谈国是”?但笔锋一转,又表白说人找不到事找人,该说的还得说,“秉烛三更笔泣血”,“并非闲话”——欲擒故纵,张氏曲笔。

经无数了。一个普通的平凡的生命,在一个朦胧的冬晨消失了。

送别的那天,工友们都来了,他们穿着汗渍的工装,甚至有的身后还背着工具,戴着安全帽,他们要最后送他一程,悼词写的是他们没有想到,哀乐从哪里飘来他们没有听到,听任奔涌的泪水顺颊而下,淋湿了衣衫,打湿了脚下的土地。李忠义需要休息了,他安详地合着双眼。那花白的头发在人们无尽的哀痛中,似乎还在微微抖动。像一朵成熟的蒲公英,飘飞在瑟瑟的寒风中。

他的生命太短暂了,没有壮怀激烈;他的人生太淡然了,没有光华闪烁;他的业绩太平凡了,没有风云叱咤。李忠义是一个工人,更是一个好人,在工友的心中他就是一座山、一条河。

安置好李忠义,已是华灯初上。月光像撒了一地碎银,仿佛又见李忠义留在雪地上那高低不平的足印,弯弯曲曲伸向天际。李忠义走好!天空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那么多的星星亲密地依偎在一起,不管大的小的,远的近的,谁也离不开谁,就是云彩遮住了它们,它们也会躲在云层后面发光。

天空没有多余的星星。

天空没有多余的星星

□李云迪

大凡地位卑微的人头就扬不起来,位尊显贵的人头就低不下去。李忠义却在命运面前不低头,也从无怨言生活对他的不公。他充实地、忙忙碌碌地打发每一天。用他火热的胸膛温暖冬天,用他辛勤的汗水融化冰雪。一次,工会到工地放露天电影,放到一半时,风把银幕掀落,正在大家焦急之时,只见一个笨拙的身影,蹬着“巴驹子”攀上柱顶,吃力地把银幕重新拉好。电影又重新放映,场内响起掌声。

可就在那个冬季的一天,李忠义值了一宿夜班,不知是过于劳累,还是那天风雪太大,经过一个无人铁路道口时,竟被呼啸而来的火车刮倒,被人发现送往医院,人已

天湖人家

□尹汉胤

美丽的羊卓雍措,静若处子,隐身在喜马拉雅山北麓群山之中。湖水碧如翡翠,依山而走,似舞动的衣袂,若隐若现,一眼不可穷尽。若想窥其全貌,环湖一圈有250公里之遥。但那绝对是不虚此行之旅。从空中俯瞰羊卓雍措,漫溢的湖水,酷似一束晶莹剔透的珊瑚。藏语羊卓雍措意为“上面牧场的碧玉之湖”,这上面之意,我想是指它海拔4441米的高度吧。面对天水一色的羊卓雍措,你会有一种不知望见的是水中的天,还是天上的湖的感觉。湖中倒映的雪山白云,与天边白云抚慰下的雪山,构成了一幅奇妙的风景。站在湖边,仰望天空,天低得似乎伸手便可触摸得到。立在如此相近的天地间,你对“顶天立地”一词一定会有身临其境的真切体会。

羊卓雍措被藏族人民奉为圣湖。她的水源来自圣洁的雪山,600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没有任何出水口,每年流入的雪融水与蒸发量保持着自然平衡。纯洁的湖水,就像雪域高原向苍天高高擎起的一碗净水,圣洁如观音左眼流出的眼泪——白度母的化身,滋养丰饶着这片土地,普度造福着藏族人民。

车子翻越岗巴拉山口时,陪同我们的文联沈书记默默地说,当年英军侵略西藏进攻拉萨,就是走的这个山口。望着山下妩媚动人的羊卓雍措,我的心被深深刺痛着。圣洁的羊卓雍措,千百年来只与蓝天白云、日月星辰为伴,每日沐浴着阳光醒来,静静谛听着万物之生命过程,任岁月在波光涟漪中慢慢逝去,安详平静,与世无争。但这亘古的安宁,在1904年的8月,被一群野蛮的侵略者打破了。侵略者的铁蹄,残暴地践踏在它纯洁的机体上,杀戮的枪声,划破了雪域高原的宁静,留下了痛彻心灵的创伤。我久久凝望着美丽的羊卓雍措,原来在它平静的湖水中,深埋着历史的屈辱与悲怆。

走进羊卓雍措深处,绿草如茵的湖滨上,成群的天鹅、鹭鸶和不知名的水鸟,自由地栖息在水边,悠闲地戏水觅食,全然没有任何的警觉,偶尔发出的几声鸣叫,回旋在水面上久久不去,万籁此俱寂,只余天籁声。那叫声似乎在告诉世人,这里是我们的家园。

的确,这里是自然生命的天堂。繁衍生息在这里的人们,与阳光湖水共享时光,与山水和谐地融为了一体。就连藏民的村落,也与周围的环境色调相统一。房子就地取材于山上的石头,样式颜色自然古朴。就连他们的意愿,也是以赋予自然的方式,每家将经幡插在房子的四角,祈福的经幡日夜不停地将心愿播撒在风中。是啊,以这样的心态面对生活,心灵才会那么纯净安宁。

在一个藏族村,我看到几位藏族老人,静静地围坐在一起,享受午后的阳光。阳光照在他们脸上,岁月的纹理纵横在他们的脸上。望着那饱满沧桑与阳光的脸,心中只有感动。是的,或许他们一生的经历,可能只是这方圆几十公里,但他们那对生命的淡定从容,却如雪域高原般沉静。面对岁月风霜,世态变化,他们会对湛蓝空寂的天空唱歌,对着清澈无语的湖水述说,以他们千百年来固有的生存方式,平静心态迎接岁月的更替。如今,外面的这个世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科技正改变着人类的旧有生活,然而,他们却依然独立于这纷扰世界之外,内心依旧。仍然以自己一贯的心态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反而是我们面对他们,忽然意识到自己已在生活中丢失了什么。丢失了什么呢?望着眼前的他们,心里自然会明白了。生活在天湖的人们,依然秉持着与大自然共同的生活节奏,直面阳光,自由呼吸,平静走路,与万物和谐,与日月息。

天湖人家,千百年前就这样生活着,如今依然如此,并将与羊卓雍措永远相伴下去。



武当山后山的官山镇吕家河民歌村大门

李忠义是一个工人。他没有值得炫耀的地方,活得很艰难。他从小患有腿疾,走路一跛一跛的,个子不高,头发有些花白,近乎丑陋的脸上还有一块疤,因为腿疾,单位安排他当收发员,无非是分发报纸信件。李忠义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后,就常到工地去转转。技术活他插不上手,可他总能找到自己能干的活儿:他细心地堆堆方,散放的管材他整理成行。他眼里总有活儿。夏日,酷暑难当,他主动去食堂帮厨,吃力地帮解暑的绿豆汤担到工地,自己渴了却忍着不喝。冬日,他常常夜半巡查,生怕工棚生火酿成事故。每天清晨大家走出工棚,总会看到皑皑雪地上,那一串串高低不平的足印。

他文化不高,却在工地醒目的地方立起一块黑板,用他笨拙的双手,将每日新闻、安全警示和天气预报写在上面,虽然版面不很美观,却很受工友欢迎。

别人有困难他跟着着急,别人高兴他跟着快乐,别人痛苦他也跟着痛苦。一次,一个工友半夜发烧,他背着工友顶着风雪去医院,跛着腿跑来跑去,整整陪护了三天,工友病愈出院了,他却病倒了,一病就是一星期。